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六

宋 朱子 編

已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

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身嘗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二程遺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官　成

二程遺書卷十七

宋　朱子　編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

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

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

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

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

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

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

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氏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冦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

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諳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嚮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

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
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
二千年間求如一顔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
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
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
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

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

非孚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

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益堅闖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閽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絶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

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

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

也撰造則為偽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

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閒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是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未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

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

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

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

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簒也

革言木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着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别為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

不書之具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

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

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

非已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别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

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冡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不一作爲殤宗子有君子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本一作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麽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

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

近語人旣能_{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

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

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幾次自然豁

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顔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説先於樂者樂由説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

子

二程遺書卷十七

二程遺書卷十八

宋　朱子　編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

仁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

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道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

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

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

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

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

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

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

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别有

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

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

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

事其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

人多說某不敎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敎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補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

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寃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

者當仰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仰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强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

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
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
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
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淺
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
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
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張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劔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强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别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邊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

求其告之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

為可勉强且恁他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
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心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
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
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
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
當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

非獨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

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

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痼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

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强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已不

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

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

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

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

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

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

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久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

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

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有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皆通也

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何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為之說令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潤步及到難

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

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亦爲耳顔子言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

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

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爛

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

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禄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茍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祭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説然後能安若上智之

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須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而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

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

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嘗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

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義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

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回生死却為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

生道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

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寛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

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

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横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

切氣象無寛舒之氣孟子却寛舒只是中間有些英

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

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部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猫當作三十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

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卲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卲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此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

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為塋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甚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

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諡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依某當是

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予厚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

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闔闢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

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䰟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絕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

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録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

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蚰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甚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如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

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

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

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

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彛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

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着模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

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

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

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

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

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

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
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
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
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
雖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
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與與果蠃自是二物但
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

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

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也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别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横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

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形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

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

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

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别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

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

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顔

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

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

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

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義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

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

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宫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宫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内苟不主義浩

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無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

温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内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具為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别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否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

論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説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毁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説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説一人之才

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

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為不盡也大抵

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

是知天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

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

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

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

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

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

顔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

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顔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顔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顔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顔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

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

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説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顔氏而後能曰只被説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

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

心如止水

問顔子勇乎曰孰勇於顔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顔子如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

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

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

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

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

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

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為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

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别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别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

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言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

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舜柰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何如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

又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問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

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此言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

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顔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乎此意如何曰甚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説甚道義曰人説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説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

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顔何為而殀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言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别

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

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

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不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

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令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

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諌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

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爲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意使王者之師當如此

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問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禄禄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他冉子終不諭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説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為千乘

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為禮亦

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

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

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

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是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

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在已曰既在已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

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旣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人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邪是民

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

具嘗與謝景温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温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葢欲立致治之功業
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
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𢎞相言
三年而化臣𢎞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
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
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
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

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然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

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義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顔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

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

之時也此時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

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

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

之類於天地間如人生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

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也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

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尅則是土化為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其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顚一倒卦之序皆有

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交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似義起然亦是以交也交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黙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

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虐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為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

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明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

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

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

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

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

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分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公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

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為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霆以風而啟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葢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作詩云苟乎書猶非盖乎台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

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為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説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

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

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

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録萬幾之意若

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

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

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别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

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

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删詩時曾删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删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為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

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

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覩之可決是多也又問司盟有詛萬

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

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公制

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之大也

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

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

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

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干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具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

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比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此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一作數無窮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

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

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

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

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

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

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少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觧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

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

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

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强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為之臣

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

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

亦不克成及近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

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

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

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

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

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不及天下既

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顧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
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
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
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鎚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
為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
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
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

幾年定天下具不及而死則命也其肯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故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

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

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是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

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别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

目便做千百様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説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逺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巷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

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謂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

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言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繞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

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

為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寛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

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𤣥宗纔使肅宗便簒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賔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

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耶曰國人寃固

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道道殺孝婦

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

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

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寃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使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

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水氷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災雖不為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

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

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

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眞會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予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成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

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

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

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卿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使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

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也）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觀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母配如葬亦惟元配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葢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生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既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

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

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

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

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

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為强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榦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諸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

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 言事之之理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

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

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
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
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
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
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
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
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

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為恱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

拜於堂上若婦與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

也雖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旣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不可獨無服

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已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

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鬡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别本

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顔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下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

為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覔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曽與不曽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分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理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論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

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為民極極之為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

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劉元承之子縣

丞誠問其父所録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

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

菴山陳淵謹書

二程遺書卷十八